

围炉煮茶

冬日寒，炊烟暖

◎冯天军

炊烟是过去村庄的符号，是庄户人的依靠。炊烟不仅代表着一日三餐，还是庄户人家的精神家园。

在一年四季的炊烟中，我最留恋冬日的炊烟。冬天的炊烟给我不一样的情调，这种情调里有生活的滋味、有温暖的巢床、有未来的希望。

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”严寒的冬日，天寒地冻、万物凋零，到处是一派萧条的景象。本来树木遮掩的村庄，裸露出了它枯瘦的面容，那斑驳的墙壁、那茅草的屋脊、那普通的柴门、那逼仄的胡同，仿佛诉说着一个久远的故事。然而，就在这千篇一律的背景下，家家户户刮起的炊烟，让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嗅到了那种人间的烟火味，很温馨的味道，这种味道里塞满了农人的辛劳，塞满了虽艰涩却又安暖的生活。没有炊烟是不完整的，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，鸟儿没有翅膀，校园里没有读书声，是残缺的，是了无生机的。一缕缕炊烟就是整个村庄的灵魂，就像山水画中的点睛之笔，有了炊烟，整个村庄都鲜活起来，灵动起来。日出日落，月圆月缺，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农家的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，将农耕生活演绎得恬淡而安适。

炊烟让我有了一份饥饿时的安妥。不是吗？还有什么比那烟火味的炊烟更能挑动人的味蕾，让人有了果腹的希望。看到了炊烟就看到了母亲做饭的姿势，看到了那不安分窜动的火苗，嗅到了母亲熬地瓜果粥的味道，闻到了炖煮大白菜的清香。

炊烟是一家人情感的寄托。一个离开家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，总在梦里看到家乡的炊烟，那袅袅升起、不急不慢的炊烟，仿佛是一根思念的绳线，把家中的父母和在外的儿女串联，把父母和儿女的情感相牵。只要梦到了炊烟，就有了依靠，有了着落，就有了年这个节点团聚的希望，就有了家的具象和情感的温度。

冬天的炊烟，多像一位慈爱的母亲，在早晨，送孩子上学、送儿女上班；在傍晚盼儿女归来，煤油灯下共进晚餐。冬日的炊烟又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，他们经历了世事变迁、生活波澜，成熟稳重，达观向善，那是一盏明灯，在黑夜里招引着人们的行程，在彷徨中给予安神的定力。

冬日的炊烟是平凡的，一日三餐，日日年年，有炊烟的日子，是锅碗瓢盆交响的乐章。虽然单调，但不乏味，虽然清冷，但不孤寂。

冬日的炊烟是一位忠诚的士兵，寸步不离地守望着家园。

冬日的炊烟是一幅画，一幅清新脱俗的写意画，在玉树琼枝、冰凌长挂、雪盖房顶的背景下，有那么一缕炊烟冉冉升起，有那么几只麻雀在檐下嬉戏，而那炊烟的源头是“红泥小火炉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温暖和热烈。

冬日严寒，炊烟向暖，留存记忆，时时顾念。

守望乡愁

二十七，洗年衣

◎丁九振

“二十七，洗年衣。”我随口编了这句顺口溜，逗乐了爹娘，也逗乐了二姐。

那些年，每到腊月二十五，娘和我扫了屋，都会捋飧出一大堆衣物，放在大花篓里，等二姐回来洗。

我不知道二姐是什么时候去城里打工的，只知道二姐为了多挣些钱，平日常一般不回家。二姐一般在腊月二十六回家。刚吃过晌午饭，爹娘就在渣子炉上炖了白菜豆腐粉皮。娘摊着煎饼，叫我三遍五遍地去看。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傍晚，二姐背着大包，手里提着小包，回来了。我喜出望外地告诉娘，娘住了簪子，朝围裙上擦了两下手，起身出门，像迎接贵客。娘接过二姐手里的包，问：“坐车坐到哪儿？”娘明明知道跑我家的公共汽车只有一趟，下车地点离家还有六里路，但每次都问，好似没话找话。

娘给二姐盛了一碗白菜豆腐炖粉皮，拿一个软和煎饼递给二姐说：“吃吧，怪冷的。”

我站在一边，两眼盯着二姐带来的东西，不说话。“这是给爹买的牛舌酥，这是过年用的糖果，这是瓜子，这是给你买的帽子，这是爹的棉鞋，这是他俩（我和哥哥）的裤子。”二姐一样样数说着。

晚上，娘和二姐拉呱到很晚。我想着二姐带来的东西，美美地睡着了。院子里“叮叮当当，哗啦啦”声响起，爹已经把水盆里挑满了水。

娘“咕哒咕哒”烧火馏煎饼。我吃着煎饼，总觉得不合口，眼睛不住地朝二姐脸上扫来扫去，又朝娘的脸上扫了一遍又一遍，二姐和娘都不懂我的心思。

吃过早饭，二姐就把花篓搬到大门口的沟沿上，拿了板凳，准备给一家人洗衣服。二姐洗衣服用的水是爹从一里路外挑来的井水。井水在寒冬里冒着微弱的热气。我在一边玩着水棍，问：“姐，炉子上有热水，我给你提一壶来，掺上，省得手冷。”

二姐说：“越掺越冷。井水不凉，洗多了就不冷了。”

顿了一会儿，我又问二姐：“那牛舌酥是甜的还是咸的？”二姐回：“初一尝尝就知道了。”“那，瓜子是五香的还是原味的？”二姐再回：“初一尝尝就知道了。”

我想，二姐应该知道我心里想啥。可这是规矩，二姐不能破，我更不敢偷吃。

爹挑的井水供不上的时候，二姐就让我从瓮里提来半桶应急。这时，二姐不住地搓手，再往怀里暖一下，继续洗。二姐不住地洗呀洗，搓呀搓，洗了一遍又一遍，洗了一件又一件，沟沿上的水滴成了河，结成了冰。

太阳西斜，余晖散落在村子里。外出觅食的鸡群陆续回家，二姐有些急了，就加快了搓洗速度。二姐冻得两腮通红，开始频繁地搓手、揣手。二姐洗完最后一件时，走到院子里，轻抚着那些冻得硬邦邦的衣服，叹一声“又是一年”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二姐洗着洗着，我们就长大了；洗着洗着，二姐就嫁人了。现如今，已近花甲之年的二姐，患高血糖症多年，眼睛看不清东西。而我，却不能为她分担些什么。



冰层里静美的气泡

◎张希良/文 刘蒙亮/图



站在鸢都湖岸，感受这个寒冷的冬天，贴着冰面吹来的西北风，真正让我感觉到了如针刺骨的那种滋味。冰封的湖面，展现出一片沉寂与静谧。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与活力，如同一位沉默的老人，静静地凝视着这个枯黄的季节。

近段时间，这股几十年不遇的寒流，让昔日碧波荡漾的湖水，变成了一块晶莹剔透的大水晶。此时，湖面上有些人在玩耍，我也轻步试探着走上冰面，虽然知道脚下的冰层足有十几公分厚，我还是小心翼翼，脚底不敢离开冰面，慢慢向前滑行着走。低头看着脚下的冰，忽然，我被冰层里面的奇异景象所吸引，不顾寒风刺骨，傻愣愣地蹲在那里看了半天。

我发现透明的冰层里夹杂着串串的气泡，如在琥珀里那样好看。它们本是从湖底水草里悠悠漂起，慢慢浮上水面，现在被湖面的寒冷冻成了一串串精美的图案。我忽然又有些纳闷，如此厚的冰层，形成难道只是一瞬间？

我像个天真的孩子，认真研究起来。直到看见冰层中的那一串串被冻住的气泡，每一个的上部都是平整的，像压扁的汤圆。直

到此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：原来，湖底淤泥里的沼气，可能是被调皮的鱼儿搅动，荡起了淤泥中的气泡，在结冰前，它们可以咕噜咕噜往上冒，一露水面和空气接触就会自动破裂。

但眼下的这些气泡，是被冰盖拦截住，随后又被冻在了冰层里，随着冰层的不断加厚，每一层冰里面，都会冻住几个来源于同一个地方的气泡。冰层挡住一个，随后被冰冻住，下面又结一层冰，底下再冒上来一个气泡，又被冻住。就这样周而复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终形成了这一静美的景象。乍一看，真是从湖底冒出来的一串气泡，被冰瞬间冻住了一般，其实不然。能形成这一静美奇观的前提，就是气温突然下降，并且持续降温几天。

这些气泡在水底，不知外边气温发生了变化，它们在湖底“修炼”成型，本想赶紧浮上水面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谁知被半路“俘获”，冻结在这冰层当中。它们只有耐心地等待，等过了这个漫长的冬季，等到冰雪消融的那一天，才能长舒一口气，融入春风中。

隔着透明的冰层，清澈见底的湖水中，一条小鱼迅速从我脚

下游过，忽然一个急转摆动，搅得湖底泛起一阵浑浊，估计是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它宁静的生活。这本是一个鱼儿休养生息的季节，严实的冰盖下面，不再有雨水、污水的掺杂，没有垂钓者狡猾的鱼钩，也没有鱼鹰和野鸭的突然袭击，它们终于过上了太平安稳的日子。有冰的覆盖，再大的风也掀不起风浪了，所以，湖水会得以充分的沉淀静养，就像西北黄土高原上农户家里，利用下雨天收集的浑浊雨水，放在储水窖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也会清澈见底。这也是江南的春水不如北方清澈的原因。看着冰封的湖面，想起了春天岸边的鲜花烂漫。忽然想到了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那句诗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我站起身，直起腰，活动一下麻木的脚，抬头远观湖面，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映射出天空的蔚蓝和云朵的缥缈。它静静地倒映着这个世界，仿佛是在告诉我们，生活也是如此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。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去发现，去探索，就能在平凡的事物中，发现生活之美。

鸢都之韵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迎春

◎李永明

焕彩霓虹已蔚然，流光辉映一城天。
千般诗意织新梦，万处联花绽美篇。
开局还须乘虎势，催春更待策龙鞭。
乾元复始倾浓墨，玉笔金书大有年。

【点绛唇】

十笏园文化街

◎管恩锋

碧瓦青砖，老城故事千年阅。当年郑燮。独听风摇曳。
漫步街头，店肆琳琅列。游十笏。林园一绝。随处飘香屑。

【水调歌头】

潍坊

◎李万瑞

仰天堪摘月，白浪起浮烟。还珠望海，推窗听取夜行船。南有蟠龙乍舞，北有鲲鹏未老，此处是家园。才到腾飞日，研墨续新篇。

衡王府，奎文阁，十笏园。筑台蓄水，人向高里又开元。今古鸢飞一脉，来去宝通双度，春水起微澜。欲借东风力，振翅绘云天。

【越调·寨儿令】

年集

◎张恩勤

金夏庄，重农商，惠德大街集市忙。东有花香，西挂服装，年货满目琳琅。叫卖声刺破屋墙，赶集人驱跑寒凉。农人生意旺，昌盛誉八方。强，这就是俺家乡。

【正宫·汉东山】

年终感怀

◎何远见

乡村雪满坡，树上鹊长歌。喳喳动情呵，醉了也么哥，直抱梅花笑吟哦。年又火，喜一箩，乐成河。

朝花夕拾

冬日里的阳光

◎陈平

冬日里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凛冽，万物众生被严严实实地裹挟在了里边。时间仿佛停滞，空间似乎被压缩，整个世界寂静了下来，只有阳光能透射进来，给生命注入能量，也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。大地，一年四季流转，没有像冬日那样，更期盼阳光。冬日的阳光倾洒到人们的身上，身上暖洋洋的，犹如我们的世界走来了一位慈祥睿智的长者。

太阳离我们说远不远，抬头就能看到；说近不近，她放射出的一秒钟能围着地球转七圈半的光，要走上大约八分钟才能到达我们这里。她穿越了遥远的一亿五千万公里，在几十亿年前就挂在我们家园的上空，是不是在冬日，等待迟来的我们？

丰墙，挡住了北来的风。院子屋前朝阳处，被历史风霜吹打过的白发老人，坐在马扎上，抽着老旱烟，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。他们是在回顾往年旧事，还是回忆故人？他们的内心世界既有写满了勤劳勤奋勤俭的册页，也有欢喜欢乐欢快的乐章。正如星转斗移，沧海桑田，没有他们，哪有如今的楼高路宽、车水马龙，哪有蝶飞蜂舞，翠野绿洲。

棉衣，挡住了北来的风。穿着棉衣的年轻人，在冬日的阳光下，脚步急促而又充满活力，不肯有一时半会的停歇，阳光折射出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冬日里的阳光给人以鼓舞，以力量，激励人们前行，也更温暖人心、照亮人生。

怀抱，挡住了北来的风。怀抱里，牙牙学语的小孩沉睡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润泽在冬日的阳光下，初聆人生真谛。当这些孩子脱离母亲的怀抱，第一次跨进校门，走进教室；第一次拿起课本，当读到“冬日、阳光”时，也许，这几个字指明了他们人生的方向，又将陪伴其终生。

胸怀，挡住了北来的风。冬日的阳光照进心里，驱赶着黑暗，抚慰着内心的这片精神家园。每当冬日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，精神为之振奋，心情为之敞亮，思绪为之活跃。不敢想象，冬日里没有阳光，地球是什么样子；不敢想象，冬日里没有阳光，人的精神是怎样的？

冬日里，虽然远离了春风阵阵、小溪潺潺、芳草萋萋；远离了小桥流水，小燕呢喃、落英缤纷，好在冬日里，我们还有阳光。生命，在冬日的阳光下孕育，蕴藏；力量，在冬日的阳光下积蓄，凝集，冬天过后，这些生命又催生出一个郁郁葱葱、万紫千红的春天。我爱冬天，更爱冬日里的缕缕阳光。

蓝色和白色交织在一起，如同一幅巨大画卷，
延展着冬天独有的色彩和氛围



摄影：巩建国
拍摄地点：峡山水库